

最是无情

张爱国

春雨迷蒙，却丝毫不减秦淮河的热情。花船彩帘，柳暗灯影，桨声雨点，琴瑟笙箫，男笑女媚，脂香酒香，迷蒙得河面不知东西。船上都是人，岸上都是人，楼上都是人。闲逛的，寒暄的，叫骂的，吵架的，亲昵的，打情骂俏的，买东西卖东西的，看把戏玩把戏的，跑马驾车抬轿坐轿的，喝酒卖酒温酒劝酒的，听唱卖唱听笑卖笑的，让人挪一步都难于走蜀道。

“老爷，不能再走了，我怕。”书童霜儿紧紧攥着韦庄的衣襟。

“不怕，有老爷在。”韦庄牵着霜儿，挤开一个个人，直惹来一片叫骂。

“老爷，你不是讨厌这种地方吗？你不能到这地方来！”霜儿不停地拽着韦庄，“老爷，这里没好人，老爷不能做坏人！”

“老爷本就不是好人。”韦庄抱起霜儿往人群深处挤。

“哥哥，来乐啊。”姑娘被大红灯笼映照得通体血红，唇上的胭脂都成了黝黝的黑。

“好啊，来乐！”韦庄佻笑，挤向姑娘。

“老爷，这儿更不能来！老爷不能变坏！”霜儿捂住韦庄的眼。

韦庄把霜儿放到门口，买来几块糖人：“乖霜儿，听话，在这儿吃糖人。老爷马上就出来。”霜儿接过糖人也不吃，两眼汪汪。

韦庄上了楼，招呼他的姑娘已备好酒菜。韦庄坐下，大口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大声说笑。

霜儿慢腾腾走来，满脸涕泪：“老爷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老爷高兴！”韦庄给霜儿擦泪，又夹一块肉送到他嘴边。霜儿抿着嘴，不吃。

“老爷，你病了吗？霜儿带老爷看大夫去。”霜儿踮着脚摸韦庄的额头，“老爷病了，霜儿不能不管。不是老爷管霜儿，霜儿去年就死了。好老爷，跟霜儿去看大夫吧……”

韦庄一把把霜儿搂到怀里，付了酒钱，快步下楼。

一个姑娘迎上来，拉着韦庄要和他合唱一首歌。韦庄一把搂过姑娘的肩膀，对着她的耳朵，声如雷震：“烟寒水月笼纱，夜泊秦淮……”

“驴吼啊！”姑娘狠狠甩开韦庄，愤然而去。

来到一家客栈，霜儿仍然心有

余悸：“老爷，你真的没病吧？”

“老爷没病，老爷是高兴！”韦庄兴致未减，大笑。

“霜儿不高兴。”

“霜儿为何不高兴？”韦庄蹲到霜儿面

前，轻轻捏着他翘起的小嘴巴。

“大唐都灭啦！大唐灭了，叫霜儿怎么高兴？”霜儿咧着小嘴，“老爷早晨对霜儿说的，大唐被一个猪，一个姓朱（猪）的给灭了……”

“哦？大唐灭了跟霜儿有何关系？”韦庄双手捧着霜儿的小脸蛋，哈哈大笑。

“老爷你真无情！最无情！大唐对老爷不薄，对老爷祖上不薄！老爷祖上都是大唐的官、大唐的子民！大唐给过老爷祖上很多很多荣耀！”

“嗯！霜儿真聪明，把老爷的话都记住了。”韦庄依然满脸含笑。

“大唐容易吗？当初，太宗皇帝，宵，宵……”

“宵衣旰食，通宵达旦，废寝忘食，兴科举，选人才，确立三省六部，虚心纳谏，广进贤言，奖罚分明，勇于改过。太宗皇帝还灭突厥，征高昌……”

“霜儿想起来了，太宗皇帝还说‘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’。老爷经常说给霜儿听的。”霜儿现出得意之色。

“霜儿你说，老爷是劲草吗？是诚臣吗？”

“霜儿不懂！霜儿只知道老爷刚才不是好人！大唐都灭了，老爷还高兴！”

“老爷不高兴还能哭吗？”

“对！就像早晨那样，老爷要哭，要扑在床上大哭，哇哇大哭。”

“老爷不哭，不哭。”韦庄将霜儿抱到床上，“霜儿睡吧……”

次日晨，细雨依旧，韦庄牵着霜儿来到江边。

细雨并没有挡住金陵人的脚步，江堤上下，游人如织，花枝招展。长堤两岸，绿柳浓荫，柳烟朦胧，殷勤的鸟儿在柳间卖弄清脆的歌喉。堤下，江草葳蕤，有的与岸齐平。江面上，雨洒静波，水雾缭绕。何处传来悠扬的笛声……

霜儿显然让美景陶醉了，也忘了昨晚的不快：“老爷，这是哪里啊？怎么才带霜儿来？”

“台城。台城知道吗？要老爷说给你听吗？”韦庄又忍住了，“算了吧霜儿，说了你也不懂。”

“霜儿要听，霜儿不懂老爷就解释给霜儿听。”

“不，不！霜儿懂了就要骂老爷最无情。”韦庄苦笑，“霜儿，老爷给你作一首诗吧——”

江雨霏霏江草齐，
六朝如梦鸟空啼。
无情最是台城柳，
依旧烟笼十里堤。

霜儿歪着小脑袋，眨巴着小眼睛好一会儿，摇摇头：“老爷，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霜儿，我们走。”

“去哪儿呀？霜儿不想走。”

一滴水珠从柳叶上滑下，落到韦庄额上，滚过眼睛，流经鼻翼、嘴角，挂在颌下。韦庄也不擦，牵着霜儿快步下堤，哈哈大笑：“蜀地！去蜀地，老爷当大官！”



一吻情深 刘鹏 摄

戴口罩的女人

王启林

市政府新进一名清洁工，走路如风摆杨柳，大家猜是学舞蹈的，搞保洁，可惜了。

第一天上班，她头戴一顶黑色长舌太阳帽，脸被一只黑色大口罩遮着，身上穿套改造过的旧军装，苗条身材就多了几分英姿飒爽。

她每天来得早，大家上班时，楼道楼梯早已清扫干净，开水放到了办公室门口。傍晚下班，她准时出现在市领导们的办公室门口，等着清扫。如果领导们加班，她就一直等着。

夏天，稍一活动就汗流浹背。可不管怎样热，汗怎样多，就是不见她摘下帽子口罩。好在她的的工作只是一早一晚，和大家碰面不多。即使见面，也只是步履匆匆，从不说话。大家虽感觉奇怪，却也无心打听。

日子像溪流缓缓流淌，一晃三年过去了，新近从部队院校来了个挂职的副市长，让她又引起了大家注意。

副市长姓张，高大帅气，很惹眼。很快，他和清洁工间的异常，变成了办公室话题。

“今早送文件给张副市长，猜猜看见了什么？”文秘科小方神秘兮兮地说。

“看见了什么？”“怪女人坐着，张副市长拖地。”“真的？”“不信拉倒！”

“怪女人为什么整天戴口罩？脸上有疤。”行政科小吴说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不是天热了吗？我去为张副市长换凉垫。一进门看到她端着张副市长茶杯喝水。见到我，慌慌张张戴上了口罩，瞟到一眼。”

“我在窗外看见张副市长为那怪女人揉肩。”督查室小李说。……

又是一年，张副市长挂职期将满。一个周末，他热情邀请办公室同志去他家做客，还颇为自豪地说，嫂子厨艺了得。

大家如约而至，张副市长在家恭候。迎面躺椅上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，打招呼没反应。墙上一幅婚纱照，新郎一看就是年轻时的张副市长，新娘貌美如花，胜于年轻时的巩俐。厨房里

演奏着锅碗瓢盆交响曲，不知是不是这位女主角。美女们说帮厨，被张副市长挡住，请大家自由组合打搅蛋，自己进进出出帮忙去了。

十二点准时开饭。张副市长在厨房门口递菜，女主人给大家一个背影，怎么看都眼熟。大家入席后，她才端着一盆汤款款而来。齐刷刷的目光，不约而同地望向厨房门口。

“这、这…不是那个清洁工吗？”有人不禁轻声道。

张副市长接过汤盆放好，拉她坐在自己身边。“这是我爱人何香兰，有幸成为大家同事，还没让你们见识庐山真面目。”

张副市长替妻子取下帽子口罩，正如大家猜测的，额头、鼻子、脸腮都有烫伤疤痕。

“请大家相聚，重新认识一下，平时捂得严实，怕影响大家心情。”何香兰微笑道。

张副市长深情地看着妻子：“母亲老年痴呆，父亲去世后，一出门就往父亲坟上跑。去了就烧纸，看到什么纸烧什么纸。为照顾母亲，请了几次保姆，都留不住。没办法，香兰把心爱的幼儿园工作辞了，专门服侍她和儿子。四年前一天中午，战友为我接风，抵不住盛情喝醉了。不知母亲怎么拿到了打火机，在房间里烧纸，把家烧着了，我也熏昏了。恰好香兰买菜回来，先背母亲跑了出去，再冲回火海把我连拉带拽拖到了屋外。一个弱女子，不知哪来那么大力量。后来我轻微烫伤，可香兰接近毁容……”

何香兰拉了一把丈夫：“说什么两家话。”“为了这个家，拖到现在……”张副市长还想说。“儿子上大学了，母亲病情也稳定了，整容的事你也安排妥了，我很满足。今天请大家来，既是告别也是感谢，其他事不说了好吗？”何香兰柔情地看着丈夫。

后来不知是谁提议：“来，大家一起为嫂子脸上的军功章干一杯。”

“叮咚，叮咚……”只听高举的酒杯在空中碰在一起，发出音乐一样的脆响。

